

◆ 史海钩沉

徐志摩与蔡锷的情缘

王金华

1926年11月9日,上海《时报》“本埠新闻”栏目刊登了一则简短消息:“昨日为蔡公松坡十周年忌日,松社同人暨各学校团体等公祭于文监师路华商别墅正厅。上午十一时开祭,与祭者为袁伯夔、沈卓吾……徐志摩……数十人。”同日上海《新闻报》刊载消息《昨日公祭蔡松坡》,内容无异。前一日为蔡锷逝世十周年纪念日,北京、上海、长沙等地纷纷举行纪念活动。其时徐志摩、陆小曼结婚典礼后即南下上海,寄寓徐志摩北洋大学同学、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吴经熊家。徐志摩旅途中不忘参加蔡锷公祭,可见颇为上心。以此为线索梳理文献,可以发现诗人和英雄的一段情缘。

徐志摩与蔡锷结缘,离不开梁启超、蒋百里以及张君勱、张公权。二张是徐志摩原配张幼仪之兄。张公权后来担任蔡锷遗孤教养协会评议员和驻沪会计主任。1915年8月,在父亲徐申如的陪同下,徐志摩到北京大学入读预科,一度寄居锡拉胡同蒋百里家。徐家、蒋家是世交姻亲,徐志摩称蒋百里为“福叔”。后来,通过蒋百里、张君勱介绍,徐志摩成为梁启超的入室弟子,与蔡锷、蒋百里成为同门师兄弟。有学者认定,蔡锷经常到锡拉胡同蒋家密谋反袁;徐志摩在蒋家认识了蔡锷,后来他留学美国克拉克大学选择政治学专业,参加“陆军训练团”“国防会”,都有来自蔡、蒋的影响。大约1915年8月23日,徐氏父子抵达北京,11月11日蔡锷离开北京,期间徐、蔡有见面的可能,也符合情理,但未见确证。

1913年7月,徐志摩在浙江第一中学校刊《友声》发表《论小说和社会之关系》,一时文名鹊起。此文从题目、观点、文风都能看出梁启超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的影响,日后也得到徐志摩确认。其实,关于文学的观点,梁启超和蔡锷是互相启发、互相借鉴的。1898年12月,梁启超在《清

议报》发表《译印政治小说序》,指出小说尤其是西方政治小说的重要作用。1901年元旦,蔡锷在《清议报》发表短文《小说之势力》,指出小说尤其是西方小说的重要影响。1902年初,蔡锷在《新民丛报》发表《军国民篇》,多处涉及小说和文学:要提倡激发忠义气节、爱国救亡之情的文学,要追求“不斩楼兰终不还”的豪迈之诗词,要改造“非佳人即才子,非狐则妖,非鬼即神,或离奇怪诞,或淫褻鄙俚”的旧小说,从而改造国民精神。同年11月,梁启超在《新小说》创刊号发表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,全面阐述小说在社会教育方面的作用,明确提出“小说界革命”的口号。徐志摩阅读梁启超的文章时,很可能一并阅读了蔡锷的文章。

1922年10月,徐志摩留学归国,次年春由梁启超安排担任北京松坡图书馆英文秘书,负责外文书籍采购以及英文函件处理。松坡图书馆为纪念蔡锷而成立,分设两馆。第一馆位于北海公园“快雪堂”内,收藏中文图书;第二馆位于西单石虎胡同七号,收藏外语图书。在“快雪堂”正殿设立蔡公祠,供奉蔡锷和数位护国运动将领的灵位。每逢蔡锷忌日和云南起义周年,松坡图书馆都隆重纪念。徐志摩在石虎胡同七号的寓所好春轩居住了三年。1923年到1925年,每逢11月8日、12月25日,松坡图书馆都有纪念活动,全体职员参加,徐志摩自然不例外。所以,1926年11月8日在上海,并不是徐志摩第一次参加公祭蔡锷活动。因为蔡锷的功业和人格,加上梁启超等人推动,松坡图书馆荡漾着民主、自由的清风,徐志摩自然深受感染。

徐志摩委托外国朋友采购图书,也向松坡图书馆捐献图书。1923年5月10日,徐志摩在石虎胡同七号给英国朋友奥格顿写信:“图书馆的创建是为了纪念中国第三次共和革命中的一个英雄,并以他的名字

命名。现在看来似乎前途似锦,如果诸事顺利,每年有大约500镑用来买书。”这是徐志摩第一次直接评价蔡锷,将护国运动与二次革命、辛亥革命并列,饱含崇敬之情,并看好松坡图书馆的前途。松坡图书馆曾经登报公布1923年接受外文文献捐赠情况,其中徐志摩捐献英文图书157本,仅次于梁启超。好春轩书香满室,徐志摩离开松坡图书馆之后,在给丁文江的信中挂念“寄存那里的书橱十二架”。丁文江建议捐给松坡图书馆,爱书的徐志摩没有同意,而是请丁文江托人妥为照料。徐志摩乘飞机失事之后,其父徐申如将这批藏书全部捐给了松坡图书馆。松坡图书馆后来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,即北京图书馆的前身,今天在那里可以查阅到徐志摩的藏书。

松坡图书馆是徐志摩的灵感激发地,那三年是诗情飞扬的时光,《石虎胡同七号》和《雪花的快乐》就是代表作。

新月社最初就萌芽在石虎胡同七号,聚餐会、读书会、书画会、古琴会、音乐会、戏剧表演策划在那里,甚至就在那里举行。有人考证,新月社的招牌最早挂在徐志摩寓所好春轩的门口。好春轩经常高朋满座,来宾有梁启超、胡适、丁文江、朱经农、林长民、蒋梦麟、蒋百里、张君勱、张彭春、郁达夫、林语堂、林徽因、袁昌英、瞿世英、孙伏园等人。《晨报》经常刊出聚会、聚餐启事,偶尔出现石虎胡同七号字眼。如报载:“(1924年)十一月八日(星期六)为蔡公松坡八周年忌日,同人等于是日下午二时至四时在西单石虎胡同松坡图书馆设位致祭,特此通知。”1924年4月,泰戈尔来华,一路讲演、游览,徐志摩全程组织、陪同、翻译,他们一行还到松坡图书馆参观并摄影留念。

不久,徐志摩移居上海,石虎胡同七号松坡图书馆内的好春轩一时归于沉寂。(王金华,供职于省政府办公厅)



◆ 闻香析艺

醉美苗乡的精彩呈现

——简析歌曲《我在城步等你嗨》

邓永旺

今年7月,邵阳市音协组织部分骨干会员,深入城步苗乡创作采风。后由市音协音乐理论创作学会副会长戴月归作词、谢显军作曲的《我在城步等你嗨》,堪称一首呈现醉美苗乡精彩世界的歌曲佳作。

首先,歌词的撰写堪称匠心独运,充满了诗意与画面感。引人注目的歌名“我在城步等你嗨”,简洁而富有力量,如同一句温馨的邀约,瞬间将听众带入了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苗乡世界。而“激情澎湃,我唱苗乡歌,对你表白”这一句,更是将情感推向了高潮,让人感受到那份真挚与纯粹。歌词中的每一句都仿佛是一幅生动的画卷,将苗乡的自然风光、人文风情,以及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展现得淋漓尽致,让人在聆听的过程中不断感受到惊喜和感动。

在音乐方面,这首歌曲同样表现出色。旋律流畅而富有感染力,节奏明快而又不失韵味。特别是“笛箫悠扬,门户打开,风雨桥上”等片段,更是将苗乡的独特韵味和神秘气息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这些旋律和节奏引领听众走进苗乡,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和独特魅力。乐器的配乐也恰到好处,为整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和层次感,使得整首歌曲更加生动、立体。

除了音乐和歌词的出色表现外,这首歌曲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。它通过对苗乡的描述和赞美,展现了苗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丰富多彩。这种文化内涵的融入,使得整首歌曲更加具有深度和广度。

《我在城步等你嗨》是一首充满情感和故事性的歌曲。这首歌曲从歌词的撰写到旋律的创作,再到演唱者的演绎,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,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欣赏。

(邓永旺,邵阳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)

味。特别是“笛箫悠扬,门户打开,风雨桥上”等片段,更是将苗乡的独特韵味和神秘气息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这些旋律和节奏引领听众走进苗乡,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和独特魅力。乐器的配乐也恰到好处,为整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和层次感,使得整首歌曲更加生动、立体。

除了音乐和歌词的出色表现外,这首歌曲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。它通过对苗乡的描述和赞美,展现了苗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丰富多彩。这种文化内涵的融入,使得整首歌曲更加具有深度和广度。

《我在城步等你嗨》是一首充满情感和故事性的歌曲。这首歌曲从歌词的撰写到旋律的创作,再到演唱者的演绎,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,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欣赏。

这首歌曲从歌词的撰写到旋律的创作,再到演唱者的演绎,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,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欣赏。

这首歌曲从歌词的撰写到旋律的创作,再到演唱者的演绎,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,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欣赏。

◆ 考古发现

武冈发现朱元璋六世孙墓葬

阿 旧

9月下旬,有施工单位在武冈市七里村发现古代墓葬。后经省文物局发掘,出土有墓志盖、志石、瓷器、玉器 etc 文物。11月初,经专家鉴定,确定墓主为珉王朱榘后裔、朱元璋六世孙朱彦瀆。

朱榘,朱元璋第十八子,洪武二十四年(1391),册封为岷王,封地于岷州;两年后改镇云南,后被削籍,永乐元年(1403)复封;二十一年后迁居武冈。朱榘在武冈建王府,世袭9代14位,历时近三百年。

墓志记载,朱彦瀆为朱膺录(封号唐年王)第四子,生于弘治十一年(1498),死于正德十六年(1521)。朱彦瀆娶武冈州民戴苍之次女为妻。但墓志没有记载两人是否有子嗣,也没有记载朱彦瀆的仕宦历程。

墓志称:“(朱彦瀆)嫡母张氏,继母鲁氏,生母易氏。”又据《明实录孝宗实录》,有“岷府唐年王庶第四子曰彦瀆”,可知朱彦瀆为庶出,其生母易氏为朱膺录小妾。墓志称,朱彦瀆十五岁时受封为镇国将军。同治《武冈州志》等载珉藩后裔被封镇国将军的不下二十人,但未见其名。不但如此,明清以来可查的邵阳地方志也都没有记载朱彦瀆的名字,这可能是由于其早逝且庶出的缘故。

康熙《宝庆府志》载,朱膺录正室为武冈人张鼎之女,说张鼎拾得巨款无人前来认领,便散财助学,“州守闻其贤,聘其女为唐年王妃,封‘兵马’,

复以义门旌之”。《明实录宪宗实录》记录,成化十六年(1480)夏四月,“南城兵马副指挥张昇女为唐年王妃”。张昇、张鼎,当是同一人。

嘉靖《湖广图经志书》记载,“唐年王张氏墓在州七里”,应该也就是今七里村朱彦瀆墓冢附近。因康熙《武冈州志》等记载,唐年王亦葬在七里桥,因而推知,七里村一带应该是珉府唐年王朱膺录一脉的“万古佳城”。

据相关报道,考古人员称,朱彦瀆墓曾经被盗,遭受破坏,因而出土文物很少。有据可查的大规模的盗挖珉藩后裔墓事件,发生在1935年冬季至第二年开春期间。据当时的《华北日报》与《天津商报》引述“邵阳通讯”之报道,1935年冬,武冈县的土豪劣绅刘湘增、熊发卿、刘理如等纠集党羽,“盗取尸骸殓物,以为常业”。珉王朱榘葬同保山,民间传闻其墓冢棺槨埋有乌金及珠宝无数。于是,朱榘墓冢首先遭殃,然后“波及珉王以下之陵,继则波及珉王以下姻亲之墓”,最后祸及各族之祖坟百余冢。他们“坟无不掘,骨无不抛,殓无不取”,获得珠宝“约值十余万元”,实在是骇人听闻。朱彦瀆墓可能就是在本次大规模的盗墓活动中被破坏的。

盗墓贼要的是珠宝钱财,志石、志盖于他们而言为无用之物,但对研究明代宗藩制度与武冈珉藩世系来说,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



何家湾云海

颜克明 摄

楚霸王项羽进了咸阳,差不多实现了“彼可取而代之”的伟大理想。谋士劝他,当立都咸阳。楚霸王说我不,我要回家。不是他想娘了,而是想自己建立了不世之功,得回家晒晒威风,抖抖阔气。“富贵不归故乡,如衣锦夜行,谁知者?”

富贵归乡,有人是显摆,有人是寻根。刘长佑富了,也思故乡了,要归故乡了。刘公是新宁人,家境不错。刘公长得壮气,脸色却是黑煤炭。据说其中拔贡时,主考官见之,笑曰“此次得一黑大人”。黑大人勇猛有韬略,文武双全。曾国藩初见,惊讶赞曰:“此老胸中甲兵,吾不复能窥测矣。在衡山剿贼时,每帐中作书与我,皆以小楷书。虽逆犯口供,亦亲自鞠问而亲书细字,何其多能而好暇也。”

刘长佑南征北战,战功卓著。刘公自跟江忠源征战后,官

◆ 煮酒论史

从刘长佑归乡想到的

刘诚龙

职一升再升,直至直隶总督。国基本泰、民基本安,刘公功大成、名大就,一回首,屈指算,离家已是十七年。富贵不忘本,富贵须寻根,刘公选了春暖花开的时节,想回湘西南看看。“大风起兮云飞扬,威加海内兮回故乡。”怎么个“威”法呢?刘邦是:“红漆了叉,银铮了斧,甜瓜苦瓜黄金镀。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,白雪雪鹅毛扇上铺……”。刘长佑是真清官,他回家“带队过金陵”,曾国藩接待。曾看到他带了几员马弁,一个个寒酸死了,“知刘氏清廉,从

者饥苦,饮以勇粮三千金”。曾老虑事周到,还“派员沿途悉按口分酌给,俾速归里”。曾国藩这么顾及刘公,既见战友情深,也见刘公清正。刘公不是刘邦,固然没有皇家气派。刘公到底是巡抚总督,带一个连一个营,威威武武回故乡,只需要他一念起。刘公寒衣还乡,“四月,道经长沙”。湖南巡抚见之,大吃一惊,哪是总督还乡,分明是乞丐回家。

刘公回到新宁,满面风尘烟火色。乡亲惊讶,您过去是黑煤炭,现在没变,还是黑煤

炭。“四月初十日,抵里。”众乡亲听说刘公回家了,一窝蜂过来了。咦,怎么不见车水马龙呢,怎么不见冠盖如云呢!乡亲也不管么子总督,都叫长伢子,都叫佑黑子,都叫刘伯伯刘叔叔。“旧交亲朋来,起居相见,必款宴极欢。”所谓款宴,是私宴,都是在刘公家里;所谓极欢,是与众乡亲打成一片,乐成一片。刘公忘了他是官,乡亲没管他是官。到了老家,只论班辈,不论班次。

刘公回乡,一点威也无;刘公回乡,非富字回乡,他不装;刘公回乡,非贵字回乡,么子官架子,么子骄矜气,么子贵族风,一概没有;刘公回乡,是真字回乡,不装神弄鬼,不装模作样,不装腔作势。

不赞“威”加海内兮归故乡,但赞“情”加海内兮回故乡。(刘诚龙,邵阳市文联副主席)